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工藝部十二

彈棋

儒棋

角抵

彈

象戲

夾食

射數

籤子

拈

擲博

彈碁

東觀漢記曰安語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碁為戲不肯謁陵

沈約宋書曰晉平刺王休佑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一

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畱不遣上怒詰責之

趙書曰冉閔攻石遵遵方與女子彈碁兵至殺之

梁冀別傳曰冀好彈碁

抱朴子曰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在靈蒲彈碁不離綺繡

統袴之側

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以腹熨彈碁暑月彈碁問曰何如乃瀨劉既出人問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

語耳

又曰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于此技特妙用手巾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乃使為客著葛巾拂

棋妙逾於帝



魏文帝典論曰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畧盡其功乃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藝經曰彈棋二人對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擊之

彈棋經序曰彈棋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盡銜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此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棋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京傾覆此藝于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好諸技藝此戲乃盛于當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二

彈棋經后序曰自后漢冲質已后此藝中絕至獻帝建安中曹公執政博奕之具皆得妄寘宮中宮人因以金釵玉梳戲于粧奩之上卽取類于彈棋也及魏文帝受禪宮人所爲更習彈棋焉當時朝臣名士无不爭能故帝與吳季量

書曰彈棋間設者也

又曰彈棋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梟撼之數不游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固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尙焉蓋道家所爲欲習其偃亞遵引之法擊搏騰擲之妙以自暢耳

又曰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鉞崔同楊愿之徒委爲名手后竄有深崔長孺甄陌孤獨遠亦爲亞焉

至于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尙多解者

后漢蔡邕彈棋賦曰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托歡冥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破采若錦續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魏文帝彈棋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

平

晉傅玄彈棋賦序曰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體而作彈棋以解之

儒碁

后魏書曰侍中遊藝畢性謙不競曾撰儒碁者蓋博奕之流所以遊思于文亦猶投壺之習武也故聖人因物設教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三

有實有權情禮稱宜有張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若夫井公之對支同穆叔卿之接許由此或示有恐非有待然則君子之處世也豈遂耽于所適徒費時日者哉至於几杖盤檻猶裁銘戒矧乃諧神之品而不加勸也但古之爲玩者莫不競進其功塞殺與樂殊途異勢並傳於時未有以謙退爲勝通生爲悅者故因暇閑聊復措意此卽儒碁之一名蓋遊藝之所統本諸謙淨全名撰得畧依儒行起捨遵道執法中庸時然后玩人不厭其遊讓而后勝人逾愜其負私勇以之悉疫冲邈以之彌隆豈唯崇謙止敬而已諒亦諧善全德之所因矣稽名會理其殆庶几致泥之戒寧不愧乎

儒基曰投二智一禮二位三義四信五棋下白黑半方五分長寸方寸所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方局尺五周道以記法

四十其用三十六取舍四維之道通數而棋謙退為尙故

高彩者先投恥為彼此二位謂之淨淨者行左右二道謂

之中其淨中四道彼此左右牙有二不得相干行棋之法

始附淨起轉牙相順經因淨中出初不淨出必曲通生為

務不存塞殺志仁彩越淨中者休則立梟梟者不伏彩不

會淨者梟折為伏伏者不梟行不若彩雖會而于彼擬過

之非干彼者則自居矣居擬不同行伏棋者得以彩依數

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一謙者停兩謙退一等行梟碁者

得異彩亦候數而行兩彩同者盡行其數一謙一行道兩

大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四

謙者停行伏不得行梟不得行伏折梟伏者皆從后定因

彩而閱者屋而申之初得緣行致累者閱而通足皆不

限道數進退梟伏而閱者但行于梟先梟者進之義行碁

之體不相凌觸所蹈皆靈孤明自在不強弱生絕于跪巧

而順消息委遇中道勝負乃分先梟后伏驗之于淨謙勇

淨標先道梟若從不盡二彩者則全行伏先水防為

退之也自貽全進梟伏兩少者行於梟雖不盡彩彼既出盡此

有不出者即許以為勝者之筭若全未出則為之露投已損

者益人謙次局負仍先得十筭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既

中多淨豈攸務于攸以勝謙並見為述故為各也

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也

立晏曰十七年與從姑子果柳等擊壤於路

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于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后銳長尺四濶三寸其形如履臙節僅少以爲戲分部如擲博也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

又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后銳長尺四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四十三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五

吳盛彥翁子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托勢罪一殺

角抵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

相搏搏手

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是以

懼

漢書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里內皆來觀

王隱晉書曰潁川襄城二郡班宣相會累欲作樂襄城人首責功曹劉子篤曰卿郡人不如潁川人相撲篤曰相撲下技不足以別兩國優劣請使二郡更論經國大理人物得失

唐書曰裴矩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

方奇技作魚龍夢迎角抵于洛邑以誇諸戎七日而罷
西京雜記曰三輔人俗用以持刀爲戲漢朝亦取以爲抵
角之戲焉
漢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設角抵戲者六國所造也秦并天
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并
四夷之樂雜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者
也

廣雅曰彈行丸也

左傳曰晉靈公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六

齊書曰桓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謂左右曰當生取之
乃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无傷養之毛生復飛出其妙如
此

隋書曰長孫晟洛陽人也有鳶羣飛上謂晟曰公善彈爲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曰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
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
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之歌曰斷行屬木飛土逐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食者十餘長
安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九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
望丸之所落而輒拾取

輕
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必笑所用至重所取至

又曰見卵而求時挾見彈而思鷄肉

世說曰潘岳少時挾彈洛陽道上婦人見之无不連手榮之
談藪曰齊蕭遙欣爲童子時見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
有不應弦而落者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
雲中高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爲時少年士庶競
爲此戲聞欣說此遂廢之

又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无得引喻惠子曰今者人
不識彈問彈狀如何荅曰彈狀如彈則能弓否王曰不弓
又曰彈狀爲弓以竹爲繳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
大三 御覽 卷七十一 五十五 七
說者欲人知之无喻則不知也王曰善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于射而高于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
百中猶不若我之以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曰子之所射
射狸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

潛夫論曰懷丸挾彈攜手遊外不足防寇盜內不足禁驥

鼠

四維

晉李四維賦序曰維戲者衛尉贊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
木爲碁取夫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象而變
動无爲主乎其中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王褒爲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行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于天陰數爲后本于地是也四曰時令以政其序東方之色青餘三色例亦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左子取未右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悼其典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定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褻尊隱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率其務武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八

法是也十二曰以考其行定而后求求而后取時然后言樂然后笑是也或升遷以報賢義在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于隆替在賤畢申怠敬彰于觀沮處尊思屈片善崇于拱璧一言喻于華袞

夾食

藝經曰夾食者二人黃黑各七十碁橫列于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棋夾一爲食棋不得食十兩不得過食不由道則不行棋如挾不取食一棋爲籌賭多以隨人所

藝經曰惰悶先悶其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

不如龍豕者何爲來如兔宮王孫盡卜乃造黃鍾犬往競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鷄籠

射數

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數

梁冀別傳曰冀好意錢

簾子

藝經曰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如十子爭先以落多爲不妙

扑

漢書曰甘延壽字君况以良家子善射試扑爲期門以材力愛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九

又曰哀帝時覽扑射武戲

左思吳都賦曰扑壺搏

擲博

續搜神記曰夏侯綜爲唐安西參軍說常見鬼騎馬潘道與人无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請綜綜云无他此兒向于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兒耳得以酒飯貽鬼卽差母如言卽愈

藝經曰以博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爲標各以博一

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籌乙

后破則奪先破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卷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五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又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
寢案其刻果然

漢書曰賈誼言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惟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尙憚不
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

又曰蜀賓國以金銀銅錫爲器

續漢書曰桓帝祠老子于濯龍用淳金釭器

魏氏春秋曰武王人呂伯奢家聞其動食之器之聲疑其
國亡是夜手劍殺八人

后魏書曰僚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囊旣薄且輕易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六

二

于熟食

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
淳漆者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年中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
金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誅之彫臨死表堅
曰新平地古顛頊墟其故有曰鷄問記言此埋應出古帝
玉寶至是果得之

家語曰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孔子問于守廟
者曰此爲何器也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者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卽操
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欵孔子喟然歎曰嗚呼物

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韓子曰堯有天下飯于土軌飲于土銅絳作食器斬山林而材之削修其迹漆墨其上諸侯以爲益后國之不伏者十三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米而樽俎布殷人食器彫琢觴酌刻鏤

淮南子曰崑崙旁有九井玉橫受不死藥

世說曰晉武帝嘗際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

涼州異物志曰方外珍珠車渠瑪瑙器無常形爲時之寶

隨其大小以作孟椀榭槩也

視之目眩希世之巧羅利所作非人所造

地境圖曰銅器之屬見其狀如望馬輝輝然齊器之象爲

大三御覽

卷七百五十六

三

牛楚器之象爲馬越器之象爲蝦蟇宋器之象爲白狗秦

器之象爲豚燕器之象爲豕

楊雄蜀都賦曰彫鏤之器百披千工

魏武內誠令曰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令以木作

鼎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鼎圓弁上謂之鼎附耳外謂之翼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氣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魘魅魍魎莫能逢之

易曰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

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詩曰鼂鼎及龜

周禮曰王一日三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禮曰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具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汝銘若纂乃祖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又曰崇鼎鼎實天子之器也

左傳曰宋華父督殺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郕大鼎

賂公衛國所造器也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四

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弗聽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也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又曰魯襄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吳壽夢之鼎壽夢吳子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

又曰晉叔向謂晏子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今日不
悛以樂帽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
顯后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又曰楚蓬啟彊曰是以聖王廟祀有珪享類有章宴有好
貨食有陪鼎

又曰鄭人鑄刑書

又曰宋止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
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儻于是
粥于是以糊余口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五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
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錫子產莒之二方鼎

又曰楚子次于乾谿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无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器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聽豈其

愛鼎

又曰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甲父之鼎

又曰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不古鐵以鑄刑
鼎者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郟鼎郟者郟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郟天鼎以祭以應以天以敬以在以者以祭以敬以皇以命以鼎以禮以道以下迎黃帝

又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出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徙於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而兼天下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又曰蔡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竇而死

太平御覽 卷之九十一 六

又曰孝文帝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其光周鼎出乎

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漢書曰項羽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漢得汾陰寶鼎武帝嘉之藏于甘泉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虛已壽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周德始乎后稷成于文武上天取應鼎爲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欲出鼎禱于彭城而不得今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興漢是漢鼎非周鼎也帝曰善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烹

又曰宣帝時漢陽得鼎獻供之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案鼎有刻書曰玉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旂鸞蔽黼瑀尸臣拜稽首曰敢天子丕顯休命也鼎殆周之以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桓疑台見何書曰春秋左氏看鼎書几眾對狀除爲郎中

後漢書曰孝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共以禘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七

九卿二十石半之

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山崩得古鼎重三百斤容可三斗餘羣臣稱賀

又曰神鼎見神鼎者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烟炷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于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穀城人劉珪夜見門有光取得玉鼎

沈約宋書曰秦始皇七年義陽獲銅鼎受一斛並蓋並隱起鏤

戰國策曰秦興師于周求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周

秦兵罷率主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而致之齊王
曰寡人將借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
於憚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六

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器物部二

鑊

釜

鬲

鑄

鑄銷

鈔

鑄

甌

簞

甌帶

鑊

周禮云烹人掌供鼎鑊

儀禮曰雍人陳鼎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史記曰藺相如謂秦王曰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郡與

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當誅臣請就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一

湯鑊唯大王羣臣熟計議之

晉書曰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元常皆

為四品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出屯廬州遣兩軍殷義請平

雅義意輕平視其屋云當作馬廐見大鑊云欲鑄作鐵器

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義曰

卿不能保頭足而惜大鑊耳平大怒于坐斬義阻兵固守

歲餘逖攻平殺之而平據譙城

文子曰養魚于沸鑊之中栖鳥于炎鑊之上雖其或生養

理失矣

陸機洛陽記曰宮牆外有大鑊盛水以舊火鑊受百斛百

步一置

搜神記曰武帝從南岳至廬江潛山霍山之上無水廟有
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畢畢卽空
塵土樹葉草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鑊
自敗

朱崖傳曰朱崖大家大銅鑊多者三五百積以爲貨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崗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
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許日乃至
家

湘州記曰伍子胥廟中有大銅器元嘉中沙門釋亮啟乞
此廟器鑄丈六金像始廟所有大銅鑊可容三百斛許卽
陷入地中僧亮夢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刑
大云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二
殷斌當山記曰魏反照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水數十斛
雖大旱而不減長老云有子女欲來此山忿思而死三公
備送故于此烹之

羅浮山記曰有名鑊容十餘斛溢爲瀑布

墨子守死曰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鑊容一石以上爲
湯

釜

說文曰鑊如釜而大亦曰釜也一曰鼎大上下小若甌曰
鬲三足釜也

方言曰釜自鬲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鑊

廣雅曰鑊鬲鑊鑊鑊鑊鑊鑊釜也

埤雅曰錫鑠小釜也

易說卦曰坤爲釜

詩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又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

三禮圖曰釜制度云三斛或曰二斛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曝釜于衍卜曰

史記曰項籍救鉅鹿沉船破釜餽以示必死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餽

戰國策曰蔡澤入韓魏遇奪釜鬻于途

東觀漢記曰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三

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減竈更燃火

又曰鄧遵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遭黨錮有持絕閭里歌之

曰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胡郡爲淮南太守使羣下閣外炊曝作乾飯閣中不

設釜竈潁川尹暹爲徐州刺史以小銅釜餽十日一炊

後漢書曰王莽納言將軍嚴尤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

焚積聚破釜餽鼓行而前

魏畧曰鍾繇爲相國作五熟鼎範因大字鑄之釜成大字

客與繇書曰昔者黃帝三鼎周之九寶咸一體調一味登

若斯釜五味時方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合之嘉釜有論

晉諸公讚曰上爲釜杜預欲爲平底謂欲省薪火黃門郎賈尋于世祖前面折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底平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也

前秦錄曰處士張忠隱于山中鑿石爲釜容六斗四升

河圖曰漢高祖親汝水見一黃金驚却反化爲一翁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

莊子曰子再仕而心再化曰五乃親仕三谷而心樂仕王十種不泊親五心悲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之城巢處懸釜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四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

淮南子曰鈿不可以爲力木末可以爲釜

又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淮南畢畢術曰膽釜鳴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置車中二三百里臨別取去各不相問爲誰亦不謝後車人蒙

罪繫獄當死釜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與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爲希出而世貴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山炊釜不得覆釜釜軍敗

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棲懸釜而饜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婁承先別傳曰西山越民反所過殘毀至婁氏之家往中庭顧見釜甑尙著于竈曰恐他達寇取之仍爲取洗沉于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爲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異苑曰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浴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圓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一五

又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使吐金滿釜而願因之豐富

離騷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鬲

爾雅曰鼎疑足者謂之鬲

方言曰鑊或謂鑊失揚之間謂之鬲

周禮曰鬲實五穀厚半寸脣一寸

漢書曰空足之鬲

家語曰魯有儉者瓦鬲煮食視之自謂甚美盛之士鋤之器以進孔子孔子愛之忻然有悅色如受太牢子路曰瓦甑

陋器也夫子何善如此乎孔子曰夫食美者念其親以食其美者而念其思我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東陰山縣西有鬲口溪昔有大區容百斛出于此水故因爲名

鐘

通俗文曰罽有足爲鐘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元日大官上壽欲壞銀酒鐘尙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曹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路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預曲宴銀器滿席穎曹曰陛下前欲壞酒鐘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唐書曰薛大鼎爲滄州太守政化大行百姓利之賈敦贖大云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六

爲瀛州刺史鄭德本爲冀州刺史俱有異政時人號曰鐘

脚御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鐘

孝子傳曰陳遵母好食鐘底焦飯

孔氏志性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鐘一枚容數合許

述異記曰諸葛景亡後宅上常聞語當酩酊還回無鐘鬼云卿無溫鐘船得飲酒見一銅鐘從空中來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女子命婢取酒須臾得一銀酒

鐘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見山銅鐘設熨斗便大驚怪曰照

事父未至已被燒失脚

梁王筠以服瘡散贈殷鈞別詩曰王鉉布交文金丹煥仙
說九沸翻成緩七輔良爲切執以代疎麻長貽救人別

錫銷

廣雅曰錫銷之銼鑲

說文曰銼鑲鍍也

纂文曰秦人以鉛鑄爲銼鑲

魏畧曰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閒息于時軍中爲之語
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槌破汝錫銷耶杜預
奏事曰藥杵曰澡槃熨斗釜瓮鈹槃錫銷皆亦民間之急
用物也

大正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江道表曰昔康皇帝玄宮內金烏育

鈹

廣雅曰銷謂之鈹

說文曰鈹溫器也

嵩山記曰壑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鈹器物猶存

衡山記曰有人採藥暮宿石室口室中見一銅鈹是煮藥
處蠻人聞之取鈹去舉村盡疾送返乃已

夢書曰夢見得新鈹當取好婦也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銷四
枚五石銅銷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鈹一枚

東浙貧家賦曰執偏鑿之漏銷

說文曰鑪方鑪也鑪圓鑪也

周禮曰宮人掌王之六寢凡寢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

左傳曰邪子在門台臨廷闈以鉞不沃庭邪子望見之怒

闈曰夷射姑旅焉命執之弗得茲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爛遂卒

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王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

兒欲露吾于爐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漢成帝顧成廟有二真金鑪

拾遺錄曰周靈王出于宣昭之臺望東方雲氣鬱鬱俄而

有二人乘氣遊之輦上帝酣醉其一人能爲霜雪坐者皆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八

攃乃命青金洪爐青金洪者出青零淵石色皆如紺中有

金鑪爲大爐

異苑曰龐猗義熙中爲宜都太守御人牧馬于野見一銅

鑪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逸下到州吳都北

忽風雨有鬼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船失鑪所在

鹽鐵論曰欲治子能因國君之銅鑪以爲金鑪大種而白

不能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

桓譚新論曰元帝求方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大暑中使暴

坐又環以十鑪不言熱

論衡曰當風鼓絃向日燃爐而天中不爲冬夏易氣

又曰推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似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賈誼鵬鳥賦曰且夫天地爲鑪分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
萬物爲銅

甌

說文曰窰甌空也

古史考曰皇帝作甌

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或謂之甯或謂之酢錫

爾雅曰甌謂之甯甯斂也

周禮曰陶人爲甌實二鬲厚半寸甌實二鬲厚半寸脣寸

七穿

左傳曰晉師伐齊師入梁丘遽擊馬陘齊侯使人賂以紀

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九

漢書曰項羽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示士卒必
勝不勝死無回心

後漢書曰范史雲爲萊蕪長時人歌曰甌中生塵

後漢書曰荀叔與陳實相善常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季
方作食嘗一朝同食季方跪曰向聞大人與荀吾高善竊

聽之甌埃飯糜實曰汝聽談解乎荅曰解令說之不誤一

言公悅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燻甌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林丹甌見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甌歲一熟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莽之變悉賣奇物維存銅甌甕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客居太原墮甌不顧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無益林宗勸使學果爲美士
郭文傳曰文以竹爲甌

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供其使君林家甌破無似鬼乃撞盆抵穿以充甌

錢塘記曰石姥山有甌大數十圍有三十足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離騷曰珪璋雜于甌窳

箎

說文曰箎蔽也所以蔽甌底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一

淮南子曰明鏡可鑒形蒸食不爲竹箎

夢書曰夢見新箎婦女意

孔融同歲論曰樊箎簠尺不足以救鹽之鹹

淮南子曰琬之玉汙泥土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箎委甌在輶齒之上雖貧者不搏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重之

甌帶

夢書曰夢見甌欲娶妻夢見甌帶媒妁來

器物部三

盆 甕 磬

坩 餅 甌

魁 槃

盆

爾雅曰盎謂之缶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

又曰九三日晨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周禮曰二簠厚半寸

大八御覽

卷七 日五十一人

禮曰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餅

又曰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

史記曰秦趙會于澠蘭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苦為秦

聲請奏盆甌音甌皆瓦器竹以盛酒必鼓之以節歌于是秦王不憚為一擊

甌趙御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甌

又曰憚福書云醉后仰天撫缶而歌

又曰司馬遷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續晉陽秋曰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下墜銅盆水中

光如二寸珠頻然妾酌飲之生立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鼓盆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常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爲後知其盆瓶之足羞藏計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至則拊盆扣餅之徒陶又曰屠者觀車弈者步行陶人用血匠人處狹廬又曰今盆水在庭之中清未能見目睫濁之用一撓而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之水乎

又曰日東至則盆水溢

世說曰阮中客至宗人聞之共集以大盆盛酒

王韶之始興記曰林源山有石室盤石上行羅十甕皆蓋以青盆中悉是瓶銀

交州雜記曰夷俗以銅盆與甕贖罪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八

二

潘岳笙賦曰傾纒盆以酌鄴

甕

說文曰甕甕也甕小口甕也餅以甕長頸受十甕也

通俗文曰甕甕下孔曰甕

方言曰鄗甕瓦缶甕甕甕甕甕甕也鄗桂之郊謂之甕其小者謂之甕周魏之間謂之甕秦之舊都謂之甕江淮之間謂之缶江湖之間謂之甕白關而西晉都都河溢之間其大者謂之甕其中者謂甕甕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甕或謂之甕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甕甕其通語也

爾雅曰甕甕謂之甕

易曰井谷射鮒甕弊漏

禮曰宋襄公醢其夫人醢

又曰儒有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

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犖耳不克而還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不汲自隨不盛自盈

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

東觀漢記曰王渙爲洛陽令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畧取之皆稱神明

王隱晉書曰太祖外孫臧迪吳興人夢迪作酪當釀未成大甕自行打酪甕破問景養養曰當生太子儲副

又曰畢卓爲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

文公御覽

卷七十一

三

聞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墨子曰備城百步一井井十甕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志怪錄曰建康小史曾著爲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大甕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孔子堂有甕皆有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爲學

華嚴國志曰趙青州刺史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于

其中

淮南萬畢術曰銅甕雷

語林曰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爲煖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于
江湖見甕流下聞兒啼取兒養之遂位登三司廣不持本
親服云于本親以我爲死人深譏之

說文曰饜備大長頸餅也

方言曰饜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饜或謂之饜燕之東北朝

鮮冽水之間謂之疑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儻所謂家無管右

之儲者也音儻周洛韓鄭之間謂之饜或謂之饜營謂之饜

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服處曰木罌

以罌爲渡

大正御覽

卷之百五十八

四

異苑曰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罌

幽明錄曰清河崔伐伯女結婚裴氏剋期未至女暮手提

一金罌受一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罌贈裴

甄異傳曰晉隆安中吳縣張君才忽有鬼來令才取百錢

盛水半以絹覆頭明日視之泛罌皆金財家先貧因此遂

富

墨子守備口用大瓦罌容十升以上者夜而盛水旦用

之

淮南萬畢術曰馬蹄破罌

罌

纂文曰大罌爲坑

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枝

世說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史嘗以坩餼餉母母責侃曰女爲史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

裴淵廣州記曰董奉至晉興五里封一白坩置高崖中而去人欲取不能得今猶在

餅

說文曰餅甕也甕壅也汲餅也餽形似餅

易曰汔至亦未綯井羸其餅凶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餅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親逐其君爾父爲厲衛石賈孫蒯伐曹取重丘

又曰晉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分守不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一五

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又曰邾子在門台閣以餅水拔延

史記曰田常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以兵下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瓶水也

漢書曰楊雄作酒賦以諷諫成帝其文曰酒密壤法度譬

之于物子猶餅兮觀餅之居居井之涓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徽一旦擊礙爲

党餅櫺身投黃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鴻夷

前涼錄曰張軌時西域致金胡餅皆拂蒜作奇狀

曾子曰一井五餅泄之可待監流者衆也

呂氏春秋曰見餅水之水而知天下寒

淮南子曰古者抱餅而汲

唐子曰猛將之發觀于虎而鑒于鷹故攻之如擊電避之如收霧閉之如在餅開之如散星

西域記曰疎勒王致魏文帝書曰金胡餅歐登于明堂

瓦器也周鼎潛乎深泉

古樂府詞曰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后園鑿井

銀作牀金餅素纓汲寒漿

甒

方言曰甒瓮鬯嬰也

禮曰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儀禮曰東方之饌兩瓦甒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八

六

三禮圖曰醴甒以瓦爲之受五斗口高二寸徑一尺六寸中身瓮下平有蓋

魁

易洞林曰太子洗馬荀子冀家中以銅鑪魁作食歛鳴

李尤羹魁銘曰羊羹不偏駟馬長驅

槃

說文曰槃承槃也襯槃也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大戴禮曰隨武子槃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

禮曰湯之槃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傳曰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亂曹其首也子蚤自貳焉乃饋盤殽寘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東鄙圍郕季武子救郕遂入郕取其鐘以爲公盤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利害毛遂謂楚王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槃血跪進曰當歃血盟而定之

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盤

後漢書曰左慈有術于銅盤釣鱖魚

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中有玉龜焉

晉陽秋曰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盤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七

詔殺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公蒸雞素木槃中

盛以奉端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醃槃

後魏書曰太武帝作黃金盤十二具鏤以白銀錯以玫瑰

珠玉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

金精槃價直鉅萬賜之

荀卿子曰君者槃也水首民也槃圓則水圓槃方則水方

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荆軻曰好手太子斷手以

玉槃奉之

淮南子曰窺面于槃水則圓于楹水則修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修者皆所自窺之賢也

抱樸子曰以丹金爲槃置食其中令人長生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槃冷炙

修復山陵故事曰武帝悼后立宮漆烏瓦槃一枚

東宮舊事曰長槃五漆尺槃三千漆柏炙棹二

坤異經曰西北荒有金山上金銀槃廣五十丈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

蜃盛以瓠離之以槃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王子年拾遺錄曰董偃以玉精爲槃承水而進

又曰漢明帝夜讌羣臣于華林園詔太常進櫻桃以赤瑕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八

瑛爲槃賜羣臣而去其葉月下視槃與櫻桃共一色衆臣笑云是空槃時帝使坐于廷中欲以承露詔使舉燭復照衆乃知槃中不空也皆拜謝爲樂

風土記曰越俗飲燕郎認槃爲樂取大素圓槃以著腹上以右手五指彈之爲節舞者應槃節而作舞

鄴中記曰石虎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軍百二十酸彫節並同其參帶之閒茶菓盡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槃則圓轉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又安槃受十斛于二樹之閒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

纏紉水精槃各一枚

述征記曰逍遙宮門裏有銅浴槃一面徑丈二尺

魏景初中所鑄如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劉通忌禁好
甌覆槃不得相合

神仙傳曰沈義爲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槃賜之

俗說曰桓玄寵丁牛期食畢便廻槃與之

梁上儉承露槃賦曰偉神槃之殊異邈迢迢以秀峙

古樂府曰琉璃琥珀象牙槃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朱琅玕我欲報之雙玉槃

李尤槃銘曰或以承湯或以受物旣與稱觴又盛口食

蔡邕槃銘曰華槃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玄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八 九

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槃在芳林圃中上槃徑四尺九寸

下槃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劉義恭啟事曰恩旨以犀鏤金錯酒杯槃垂賜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簠簋

瑚璉

敦牟

俎豆

登附

籩

櫛

銅

鉢

甕

甄

杯

棬

欝

簠簋

三禮圖曰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

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

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

大令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易曰樽酒貳用缶納約自牖無咎

詩曰權輿刺康公禮賢人有始無終也於我乎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又曰於粢酒掃陳饋入簋

周禮曰旒

音於

人為簋實一穀

音尺

蒙尺厚半寸唇寸

儀禮曰佐食分簋

七非敦言

簋者客同姓之匕得從周制

禮曰管仲饗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矣

又曰周之八簋

傳曰衛孔文子之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簋簋之事

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

孝經曰陳其簠簋

墨子曰堯飯土簋啜土釧

賈誼書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

不飭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形制未聞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璉受

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

銳下

禮曰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

論語曰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

敦牟

大司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二

三禮圖曰敦有足其形如今酒罇法牟受一斗如敦形古

牟受一升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敦盤類也珠玉以爲飾也古以盤皿以敦盛食也

禮曰敦牟卮匱音發餽莫敢用非

又曰有虞氏之兩敦黍稷器也

儀禮曰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俎豆

說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爾雅曰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

三禮圖曰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亦

雲畫諸侯如象飾口之天子玉飾登以九盛諸受斗二升

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

詩曰卬盛于豆于登

又曰籩豆大房

大房餘也

周禮曰土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十有四

儀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又曰大羹擘不加於實於登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于觴豆為銘焉

禮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梲

又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麋殷以楛音周以房俎鄭

曰楛斷木為之四足而已歲之言歟也謂中足為楛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楛之言楛楛也謂由楛之也房足謂下附

也上附間有似于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也夏后氏以楛切若麥豆殷王豆周獻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三

惠列豆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禮部之

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

諸侯十有二士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史記曰孔子為小兒時常陳俎豆以為戲

國語曰晉侯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舅一兄

弟以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奉其儀象出其尊彝陳

其俎豆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令文學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娶之禮

又曰劉向說苑曰有司定法筆削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養人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絕不講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

東觀漢記曰劉昆教授子弟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索木剝瓠葉爲俎豆

莊子曰祝宗人說瓊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法汝肩尻乎雕俎之上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四

勿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乎

籩

說文曰籩竹豆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

書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詩曰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又曰籩豆有楚穀核維旅

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左傳曰楚子入享於鄭加籩豆六品

又曰鄭伯饗諸侯之大夫趙孟爲客五獻籩豆

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韓子曰晉文公反國至河合籩豆捐之手足胼胝者后之
身犯聞之而哭公問之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手
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與在后中不勝其哀故
哭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其上有玉樽玉籩

櫛音壘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藩詔賜榼櫛杯盤各有差

東宮舊事曰漆三十五子方櫛二杵蓋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之使酒之客以孟櫛相擲者有矣

世說曰王夷甫嘗屬旅之事族人大怒便舉櫛擲其面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五

陶侃表曰白鹽塞荒儉唯作方九子櫛趨以供事謹上五

十葉

曹毘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賈方九子櫛七子櫛

銅音刑

三禮圖曰銅以盛羹受一升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有耳

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

周禮曰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

八 銅羹器也

禮曰實其簋盥籩豆銅羹

墨子曰堯飯土軌啜土銅

鉢

沈約宋書曰盧江王禕銅鉢二枚俞宋龜珍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與巨合楷江拱等共打銅鉢巨韻響滅則詩成可以觀覽

北齊書曰元韶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二石僞事曰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終后開棺視之惟見杖鉢存焉

佛圖澄別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西域諸國志曰佛圍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六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色王范能所獻銀鉢一口白水晶鉢一口

異苑曰司州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天鉢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啟曰素金之貴有訪山經鑄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于珍羞之席降寶坑于簞瓢之門

窪烏瓜切

俗說曰毛秦買一玉窪八十八分

甌

方言曰甌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

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上皆化為丹以此丹金爲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諸葛恢集曰詔賜恢白甌二枚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開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體朽壞有白骨在昔在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惻然其業行殊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啟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七

杯

說文曰杯屬小也

通俗文曰醬杯曰盞或謂之盞

方言曰不祓盞盞盞盞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盞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械或曰盞或曰盃其大者謂之杯落吳越之間曰盞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盞杯其通語也陳楚宋衛之閒謂之杯落又謂之豆筥自關而西謂之杯落禮曰毋沒而杯捲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史記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盃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漢書曰項羽置太公于鼎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曰吾

翁卽汝翁倘烹遺我一杯羹

又曰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曰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爲御史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丞相詣廷尉詔獄吏和藥進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豈兒女子耶何爲咀藥而死

續漢書曰鄭玄飲三百餘杯不醉

又禮儀曰志天子明器有用大杯十六容二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人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麥飯飲高引爲琅琊相桑杯盛醬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飲酒半酣而后操筆高宗每命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玉杯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杯而食

又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杯而祝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文子曰清之爲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大

山

韓子曰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爲杯

又曰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之土銅必將犀
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樂羊饗之幕下而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音讀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也

杯酒繩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鹽鐵論曰古曰汗樽杯飲蓋每爵樽觴豆及其后庶人器

用卽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后彫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黃耳金登玉鍾中者玉紵器金錯屬杯失一杯得銅

杯十價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論衡曰項鼻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有仙人將我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九

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飢欲食輒飲我霞一杯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之杯何者德行高者

能絕殊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遐遼等鸚鵡盃

東宮舊事曰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二百

漢武故事曰上崩后鄠縣有一人于市貨玉杯吏欲捕因

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說市人形貌

如先帝

又曰武帝作承露盤仙人象擎玉盃以取雲表之露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酒杯容三升是自

玉之精光明照室夕以盃于庭中仰向天北明水便滿杯

中甘香異美斯寔靈神之器耳

葛仙別傳曰仙公爲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杯白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杯卽斷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于屋棟動搖似飛鳥欲落良久乃墮地

又曰劉剛仙時姮娥共降語如人語不解其草

又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共飲雷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覆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長杯頭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十

州刺史嘗以杯獻籒文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卽命筮之安遠曰却三旬后庭將有告慶者

永嘉郡記曰君鄣山袁君廟神降于祝史以神前杯灌地以大羹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茵芝生于杯下

後漢馮敬道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班彪上啟事曰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食飾虛欲以求名干譽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銀畫象牙象盤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雜物疏有成帝螺盃一枚

方言曰孟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捲

禮曰毋沒而杯捲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孟子曰告子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捲也

又曰子能順杞柳之性以為杯捲乎

欃

吳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九欃報吳增封之禮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九

十二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

...

...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段遼等琉璃盃

義熙起居注曰詔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盃一副蓋百副

東宮舊事曰漆盃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晶盃實是合百片以作之交廣閒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晶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車渠石爲酒盃

文士傳曰潘尼

音夷

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盃使客賦之尼

于座立成

潯陽記曰龍窟有深潭有水人于此水邊銑銅盃忽浪起水長便失盃此人后見此盃置城裏井邊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二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盃一口白水精盃二口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水晶盃一枚

世說曰王大將軍尙主如廁而還婢擎金盃盛水琉璃盃盛澡豆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盃一枚可以服藥

諸葛恢集詔荅恢曰今致琉璃盃一枚表曰天恩賜廣州

白盃

劍滔母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琉璃盃

說文曰孟飲器也

方言曰宋楚趙魏之間或謂之楹河濟之間謂之盞盞亦謂之鈹銳

孟若盞而大盞與鉢字同

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于孟下使射之墨子曰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法王親行之何以知先聖法王之親行之吾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孟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黃門以瓦孟盛茶上至尊

韓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人猶水也孟圓水圓孟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孟瓶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三

東方朔荅客難曰安于覆孟

蘇音正呂蒲云胡食器也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琉璃蘇鉢二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合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七

方言曰匕謂之匙

說文曰匕音四也所以取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詩曰有饌簋殮有挾棘匕

周禮曰大喪共角柶

角柶也喪禮大柶曰稷齒用角柶也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曰杜蕢謂晉平公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

又曰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

匕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

祭也吉祭七用棘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漆丹柄頭

疏匕形如飯操以棘心爲之

英雄記曰董常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鏃之會者戰慄亡

失七箸

蜀志曰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先主方

食失七箸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四

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

知

沈約宋書曰太子妃上世祖金縷匕箸上以賜沈慶之

抱樸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

攬之冷卽成鉏又有古强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

與強后忽語嵇曰昔安朝先生以與之

東宮舊事曰漆匕五十枚

續齊諧記曰趙文詔爲東宮扶侍解在青溪中橋夜與神

女讎寢脫金簪與扶侍亦贈以銀椀及流離匕

著

方言曰箸箒

盛七箸也箒音蒲

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筴或謂之箴

自關而西謂之桶今俗亦謂之桶總音籠總音籠孔切

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歌音霸

禮曰飯黍無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挾猶箸也

史記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張良從外來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願謂尙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豈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謝承后漢書曰莽時有奇士巨毋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吳志曰趙達善治九宮一筭之術嘗遇知故知故曰倉卒大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五

之間無酒食以敘意達以箸一隻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典畧曰曹汝隨大軍破張魯命陳琳作書報太祖曰且夫墨子之守榮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之處

東宮舊事曰漆箸一百雙

荀卿子曰從山望木者十仞之木如箸而求箸不止析高蔽其長也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于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薦豹胎

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臺
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種鐘以筭擊鼓鐘鼓不能鳴者用種之者小
也

神仙傳曰葛元嘗與客食元以口中飯畫化爲蜂數百集
于容身客皆投匕箸驚懼元乃張口其蚌悉入

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之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等
物噎人當吞曰箸卽復曰咽下去卽愈

語林曰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于

地

云御覽 卷七百六十

六

相書曰人三指用箸自如四指用箸貴五指用箸大富貴
也

機

方言曰狙機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杻音賜

史記曰項王爲高狙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狙機上也

後漢書曰樂松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
上無被杜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
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畢

三禮圖曰畢似天畢以載牲醴又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

二尺四寸丹漆兩頭

詩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助載鼎寶

儀禮曰宗人執畢

畢狀如文也

禮曰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末

畢所以助主人者刊猶削也

飯帚

說文曰陳留以飯帚爲箱

稍巢切亦盛箸籠又作宵也

炙函

東宮舊事曰漆貂炙大函一具

飯函

列異傳曰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嘗作倦枕機臥聞竈下呼曰文納何以在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人至乃飯函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七

浙箕

廣雅曰浙箕

音郁箕文曰奧浙箕也箱一曰藪詹人謂之浙箕

方言曰箕陳釋宋楚間謂之籬炊箕謂之縮

鹿夫

或謂之

匡

河東呼浙截也

筐

方言曰筐

必彈切

篋

音

篋

音

篋

音

江沔之閒謂之

篋趙代之閒謂之篋淇衛之閒謂之牛篋篋則其通語也

篋小者南楚謂之篋自關而西秦晉之郊謂之篋

今江東功名小

籠爲

說文曰筐飲也篋飴牛篋也方曰筐圓曰篋

三禮圖曰大篋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饋于聘賓小

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又曰筐以盛蓋蓋穀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

筐

易曰女承筐筐無實

書曰厥筐織文

又曰厥筐梁絲厥筐立織縞厥筐織貝厥筐立繡玕組厥
筐織纊

又曰惟其士女筐厥玄黃紹我周王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又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盛之維筐及筐

方曰筐
員曰筐

又曰標有梅頃筐暨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八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禮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

于王公

又曰晉侯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

無忘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鸞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文曰母天地遂復還合后爲皇后

常致璽中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屎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二佚女爲九成之台帝令鸞往遺二

卯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吞之生契

篋音呂

方言曰篋南楚謂之筓今建平人呼曰筓趙魏之郊謂之筓

說文曰篋飯筓也受五升秦謂之籍

廣雅曰暎音奚映篋也

纂文曰暎映大筓也趙代以筓為筓

論語曰斗筓之人何足筭也筓竹器受二升

東宮舊事曰漆注綺織篋二十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複旅五十枚

筭

說文曰筭飯器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

九

禮曰凡以芑苴筭筓問人者操以授命

儀禮曰小祝盤匱與筭中于西階東

左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見靈輒餓為之箪食與肉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往吳玉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與之一箪珠使問趙孟單小筓也問遣也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

又曰非其道則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

又曰其君子實玄黃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黃石公三畧曰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于河令士卒迎流而飲之

爵 顯散用欵

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觶 音枝 受四升

詩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周禮曰亨先生贊王爵 宗廟獻月玉爵 大朝覲會同贊獻玉爵 玉爵

王禮諸侯之詐爵也

又曰梓人為飲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禮曰執玉爵者弗揮 為其寶而脆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十

又曰智悼子卒未塋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

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在寢杜蕢入寢歷陸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

公呼而進之曰簣昔者爾心或聞予是以不與爾言飲爵

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樂樂為樂所以自戒懼也

知悼子喪在堂未塋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是以飲之也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宰夫也非刀

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

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觶謂之杜舉

又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又曰魯祀周公于太廟爵用玉琖仍彫如以璧角

又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
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
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三禮書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兌音銳下方足

漆赤雲氣

又曰散受五升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十一

左傳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辭飲酒器也既

飲置爵則書勳勞

又曰甗公請器王賜之爵

後趙書曰石虎子韜以琉璃螺爵杯勸客酒

吳志曰諸葛恪行酒至張昭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曰昔師尙父九十
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軍旅之事將軍在后酒食之事將軍
在先何不養老也昭爲盡爵

古今注曰章帝章和年銅酒爵出河內泌水

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

季雅

楚辭九歌曰授北斗兮酌桂漿

斗星
玉爵

班婕妤賦曰酌羽觴兮銷憂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

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器物部三

觥 卮

匜 鐘

瓚 樽彝 滑稽

盥 壺 洗

觥

三禮圖曰觥受七升以兕角爲之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兕觥其觥音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一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夫人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

賦棠棣穆叔子皮友曹夫人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自知此爵戮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兌音下方足漆赤中畫雲飾小其尾

周禮曰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論語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周禮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原上築城以觚尊

酒而祭鶉飛止觚上因名鶉觚縣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

卮

說文曰卮圍器也觸小卮也

禮曰父母舅姑之敦推子卮匱非餽莫敢用

史記曰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已乘羽曰壯士哉賜卮酒餽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復能飲乎曰死且不辭寧憚卮酒

韓子曰黨器空見韓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璫有瓦卮而有璫君侯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棠谿空曰玉卮至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璫耶君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卮無璫也空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泄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二

於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二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而起曰臣竊嘗言有司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不足一人飲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自飲之乃左手持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二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子伐二陳爲蛇畫足也

淮南子曰杯水足以溢壺楹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

魏文帝荅楊修書曰重惠流離卮昭厚意

晉傳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玩離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寶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匱 音稜

說文曰匱似美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纂文曰匱水器也

儀禮曰嫡入室媵御奉匱沃盥

左傳曰晉公子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盥沃而揮之

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願請盟一介適女執箕

箒以咳備也音彭姓於王宮一介適男奉匱盤以隨諸御出國語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醜學 醜與蓋同

說文曰舉玉爵也或說舉受十六升

詩曰或獻或酢洗爵奠舉

禮曰醜舉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醜學先王之爵

又曰季夏六月魯以禘禮周公爵用玉琖仍雕

左傳曰齊侵伐燕人賂以瑤瓊玉櫝舉耳不克而還

又曰鄭火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瓊舉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鐘

孔叢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鐘孔子

百觚千路盍盍日飲百榼君何辭焉子高曰以序所聞真

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食飲也

沈約宋書曰蕭思讚常從太祖登鐘中道着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曰相賞有松石閒意涼川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冢得馬璠鐘

論衡曰文王飲千鍾孔子百觚若酒用千鍾則宜用百牛酒用百觚則宜用千羊則文王身如防風孔子體如長狄乃能堪之

瓚

三禮圖曰圭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前流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鹵

大云御覽

卷之百六十一

四

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周禮曰裸圭有瓚

又曰裸圭又有二寸有圭以祀宗廟也

禮曰賜珪瓚然後祭

又曰禮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大圭

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圭為柄是謂圭瓚

白虎通曰圭瓚器之名所以受灌之器以圭瓚飾其柄

樽彝

說文曰樽酒器也鬯龜目酒尊也木刻為雲象其施不窳

爾雅曰彝卣鬯器也

皆酒尊彝其名也

卣中尊也

書曰用賚爾秬鬯一鹵

詩曰我姑酌彼金鬯惟以不永懷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周禮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祿用雞彝馬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祿用罍彝黃彝皆有舟獻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

用兩壺尊皆有罍

罍拜彝也彝法也言則天之正也雞彝為彝飾刻而畫之蓋雞鳳之形也皆有

舟鄭司農云止尊下罍也若今持水器也獻尊曰彝七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也罍讀為嫁

尊畫不稼也黃彝黃日尊也尊者地元足壺為尊

禮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

武音

此以小為貴

也犧樽疏布罍禪勺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稷豚汙尊而杯飲

又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五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又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

鬱尊用黃目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尊也

犧象周之尊也

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

上刻雲雷象也

直千金戒後代善寶之在

后聞而欲得之王襄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樽

予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樽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襄

誅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霸坐不動

又曰章帝時羨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後漢書曰章帝初元七年槐里岐山得銅樽一枚

晉起居注曰穆帝昇平二年尙書左丞相劉充元會日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樽而羣觀輻湊中蘭臺令使張玄不禁免玄令史

沈約宋書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前樽蓋上施白虎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蓋爲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視焉景公觴之范昭曰請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六

君辛樽酌晏子命徹樽革具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不越於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也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千尊而行有與之

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又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失惟一也桀跖與會史行義有聞矣然其性均也

又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樽龍蛇虎豹曲成文章

又曰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
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奉一爵不如於卮

言其卮也

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

其言

重又况羸天下之憂而在海內之事者乎重於樽亦遠矣

風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說凡晏飲者稜轉樽酒令人訟靜

志林曰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

時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

自爾乃知其足形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

鄴中記曰石虎正殿會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

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七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白玉樽受三升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

斛土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於之樽中

傅玄朝會賦曰踣風虎之二樽清醑皆以停淵

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寶樽於槐里也

孫綽楊燧樽銘曰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管滿貝

閉吐瀉適會未見其竭

滑稽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

之燧尊

史記曰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

應

漢書楊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惜
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

榼

說文曰榼酒器也棹圓榼也

左傳曰晉欒鍼使行人執榼承飲於子童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爲豫州別駕與刺史周敞行部到潁
川楊翟傳車有美酒一棹敞勅載酒以行茂取棹挈破之
曰使君傳車榼載酒非宜

王隱晉書曰宣帝旣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着
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土飲而死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八

北齊書曰元韶字世胄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馬瑙榼容
三五升皆稱西域鬼作也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琉璃榼

孔叢子曰子路嗑嗑飲百榼

列異傳曰百濟神女來遊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

續齊諧書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婢命取酒提一漆沉漆榼

曹昆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寶輒齋元榼

馬融奏事曰楚將吳起或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

迎流飲其下不明獨也

劉伶酒德頌曰上則操卮執觚動則絜榼提壺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兌音銳

詩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酒故以壺表井中凡軍事懸壺以

序聚椽懸壺以為用也椽音託

禮曰其以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酒野壺四壺尊壺者向其鼻

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飯而弗食故處原

漢書曰東方朔曰壺者所以盛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一九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一金壺發見之有丹書

韓子曰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食

令人遺公子也

說苑曰五大夫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國語曰勾踐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殮

言志在觥飲虛不至壺响已國小不能遠圖今歲晚矣子將柰何曰臣聞追亡

人也蹶而趣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伐吳

神仙傳曰壺公賣藥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跳

入壺中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悅童子韓重結氣死見形重將入

家取崑崙玉壺與之

琴操曰伍員本吳過漂湯瀨溪見一女擊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乞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

洗

三禮圖曰洗高三尺有咫徑尺五寸足徑三尺土鐵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

儀禮曰設洗於阼階東南

禮曰其水在洗東天地之左海也

魏武令曰臨祭執洗以手擬水而不盥以潔爲敬未聞向不敬之禮親手水而盥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七

瓢

勺

豐

禁

食架

食厨

酒壺

槽

杵臼

堪

確

磨

碾

臼

臼

瓢

瓢

瓢

方言曰蠶

蠶勿也音禮

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樹

今江東呼為樹

或

謂之瓢

通俗文曰瓢瓢為蠶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一

禮曰合盃

音謹而醢

三禮圖曰盃取四升瓠中破夫婦各一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爾雅曰康瓢謂之甌

戰國策曰應侯謂秦昭王曰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

走之疾也百人試共瓢瓢共必裂今秦國華陽穰侯太后用

之秦國必裂矣

東宮舊事曰漆盃爵二銀鑲連長七尺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鍾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剖以為溲落無所容吾為其無用捨之

楚辭九嘆曰藏瓠蠶於筐籠

東方朔荅客難曰以蠡測海

琴操曰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飲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用之

勺 與杓字同

說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爲斗

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周禮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十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鑠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焉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一

杜子春云勺謂酒中勺也下可禮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柄也龍頭鄭云記勺鼻流凡流皆爲龍也三璋之勺形近玉瓚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山川則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于小山川用邊璋也

又曰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漢書曰霍顯之謀行於杯勺

東宮舊事曰漆住八合鴨頭勺四

論衡曰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語林曰諸阮以大盆盛朱勺數枚也

束皙貧家賦曰舉短柄之掘

豐

三禮圖曰射爲爵爵之豐作之形也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名以戒酒

說文曰豐俎豆貴豐厚也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也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說豐將飲不勝說豐以承其爵豐形蓋似豆俾

而人之

又曰公尊瓦泰兩有豐

崔駰酒箴曰豐侯沉酒荷罍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

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禁一名柅乞手切

三禮圖曰柅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足漆赤中青雲畫陵茗華餘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陵茗華飾刻鏤其足為褰惟之形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三

儀禮曰尊於戶間兩有禁

又曰尊兩壺于房戶間有禁

禮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柅禁此以下為貴也

食架

東宮舊事曰漆食架二

食厨

禮曰大夫七十而有閣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五右達五公侯伯房中

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玷一

酒壺

周禮曰六彝皆有丹

東宮舊事曰漆酒壺二金銀鈿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方捧罍承槽銜杯噉醪

杵曰

易下繫辭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

書曰血流漂杵

禮曰鄰有喪春不相

又曰暢曰以掬杵以桐

穀梁傳曰大夫救曰擊門士擊杵春

春梁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周易類謀曰闕可倚杵

鄭玄曰天地杵也去其闕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兩暴杵曰於缶十日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四

漢書曰傅咸為南陽太守滑吏大姓妃合為地曰木杵春

不中程有司輒加笞箠

又曰江都易王丸宮人有過者或髡鉗以為奴杵春不中

程輒黥

又曰楚王戊即位胥靡中公白衣赭衣使推春於市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

賁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後漢書曰梁鴻之妻孟光多力可舉石曰

又曰馮衍娶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

井曰

王隱晉書曰賈后使小黃門孫慮徙愍懷太子於坊中不

與食乃叔服太子黑丸其夜或告傳太子不肯服藥至徇側以藥杵撞害之叫聲聞於外

燕書曰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築杵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請闕言狀詔曰經始崇殿而築具出人神允協之應賜陵爵關外侯所水雲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於晉陽沉竈生蛙所水雲

又曰衛人迎新婦婦入室見曰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美之論曰晉書曰文時發此感也則晉書曰

河圖曰千歲之後天可倚杵論曰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五

呂氏春秋曰伊尹母夢神人告之曰出水而東走

賈誼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淮南子曰解門以爲薪基井以爲臼雖小用而所喪大矣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曰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伐確而利十倍論曰

又曰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論衡曰舂者以杵搗曰杵曰鼓動地臨動地池水河水震

蕩

又曰杵木也水與木土三者殊類而相應首相叩動其勢然也

風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爲雨粟厨中杵生肉是收然

也

世本曰雍父作春杵曰

朱志曰雍父黃帝字也

洞州記曰棗陽縣有蔡倫宅西有一石田云是倫曰紙田
荊州記長沙醴泉縣有山石空七中有石牀牀頭有臼容
五升父老相傳昔有仙人以此合金丹

衡山記曰桂英巖上鑿石作臼有鐵杵倚置巖畔石曰邊
有兩人脚踏

名山記曰羅浮山有道士齋鐵臼杵欲合丹未成而仙化
世說曰魏帝讀曹娥碑外孫蘿曰

楊修曰齏臼受辛受辛辭字

幽明錄曰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拔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六

鬼在高山岩碧上封乃往逼突羣鬼爭走遺置藥杵曰及
所餘藥因將還宋松為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曰者無
不効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藥杵曰一具

砧

爾雅曰砧謂之椽

郭璞曰木質也椽音虔

廣雅曰枕質砧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砧杵十枚

荊州記曰柿歸縣有屈宅女嬃音須廟搗衣石猶存

漢水記曰有女郎擣衣砧也

古樂府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

稿砧謂夫也

廣雅曰礪確也

方言曰確機陳樞魏宋楚自關而東謂之樞

魏畧曰司農王恩矜作水確免歸田甲

晉書曰魏舒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衛
有當世名猶不知之使守水確

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確三十區

又曰劉頴爲河內太守有公主水確三十餘區所在過寒
輒爲侵害頴表上封諸民自便宜

又曰衛瓘爲太子少傅詔賜園田水確不受

又曰鄧攸去右勒役李矩借水確春於城東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七

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速機確

晉陽秋曰給陳畱土確一區

幽明錄曰宏農徐儉家有一遠客來寄宿有馬一匹中夜
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

如中木聲明日尋于路見箭著一確柵

世說曰王戎旣貴且當區宅水確落水無比

孔融肉刑論曰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確之巧勝於斷木

掘地

王渾表曰洛陽百里內舊不得作水確臣表上先帝聽臣
立確并攬得官地

說文曰礪石磴也

釋名曰磴磨也

廣雅曰礪磨也礪也

方言曰磴或謂之磨

通俗文曰礪曰礪

于內切

填音

礪曰礪

逢棟切

磨牀曰礪

入音

魏畧曰諸葛亮為衝車圍郝昭於陳倉昭以繩繫石磨羅

古六切 其衝軍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往村中郭思家碓上有鳩

相食輅聞曰祥明日射鳩悞中鄰女

蜀志曰許靖許助排擯以馬磨自給

晉書曰王戎為司徒好治產業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八

鄴中記曰解飛者石虎時工人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碓右

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壹石舂米一斛

世本曰公輸般作磴

諸葛亮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偉停食撻索筆作人賦

偉亦請筆作磨賦

異苑曰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石馬

幽明錄曰廣陵有相冢傳江都王遣之墓也常有村人行

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明

且送諸故處

抱朴子曰周裨家云天傍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

天左轉譬之於蟻行磨上左旋而蟻運故不得不隨磨以

右廻焉

稽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持異策一牛之
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踣圓質規旋下靜以坤
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

碾

通俗文石礪礪穀曰碾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川杜預見其為八磨嘉其有齊時用
遂以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故方橋南堰穀木造水碾數
十區其利十倍國便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九

上圖其師士部圖也

以天為磨又欲對博奏水為水蘇南對礪木造水碾
碾穀曰磨為水碾川井而具其為八磨嘉其有齊時用
通俗文石礪礪穀曰碾

以漢曰礪內裝人滑快也

礪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踣圓質規旋下靜以坤
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器物部八

斧 楛 椎 鑿

斧

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易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龍魚河圖曰斧神名狂章

周禮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為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

穀興

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斤音以伐遠揚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三

一

又曰破斧美周公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禮曰大喪及窆執斧以率匠師主豐卑之土執斧以帥之使戒其土

禮曰諸侯賜鐵鉞然後誅

又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傳曰楚子執齊慶封將戮之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元命苞曰斧鑿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

漢書曰分周為二有逃責之臺被竊鐵之言應劭曰周穆王出至路邊

竊取過人

又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

又曰王莽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軍

士所王素往直入突曰此絛所謂喪其齊齊咎者也應齊無以復斬斷者

東觀漢記曰祭邊襲略陽使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

又曰蔣翊字元鄉後母僧之候翊寢操斧斫之值詡如側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字景成都曹掾太守爲州所奏
就見伏考燒斧以著腋下就罵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熟燒
魏志曰太祖延張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所至人常
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所常輒舉目之繡及將
帥莫敢仰視

晉書曰魏尚常適野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二

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宿者誰曰魏公
舒後十五載請主人問所生兒父母曰因條桑爲斧傷而
死舒自知爲公

晉咸和起居注曰有司奏魏氏故書正旦賀公卿上殿虎
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挂衣裙上令宐依舊爲儀注請曰此
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輔舊事曰王莽夢大厦殿前五銅人語莽惡之斧斫開
銅入腹

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見
童子數人彈琴而歌因進步斧柯而聽之童子以物與之
壯如棗核實含之便不復飢也童子曰汝來已久宐去質

承聲起斧柯摧然爛盡既歸去家已數十年

列女傳曰丁仲謀妻共夫至交阯夫爲賊所殺妻船上得一斧舉而被賊

列仙傳曰赤斧手中當有赤斧

錄異傳曰陳世母黃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黃言問家奴福盜之

幽明錄曰文翁常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十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所欲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郡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栢樹有人竊來斫伐投斧數下斧刃乃折於樹中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二

三

七賢傳曰文黨字仲翁與人俱入山取水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住乃投之斧果止因之長安受經

廷尉史事曰廷尉高文惠土民博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爲牛所覺以斧擲晦脚傷故依律牛應棄市監棗超議晦既傷盜牛本無意宐減死一等

六韜曰操乃不割尖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繁葉不去將爲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人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於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子之動作態度無似竊鈇

矣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呂氏春秋曰孔甲田于東陽蕢

音倍

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惑

人于民室主人方乳

乳產也

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子必大

吉或曰不勝之是干必大殃后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

誰敢殃之子長成動折昊

音考

斧破斬其足遂為闔者

以其無足

遂使守門

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日而後破之

又曰古之遣將君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聞以外者將

軍裁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三

四

說苑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以秦楚之強而報於弱薛譬猶

蕭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鄰人亡斧及雞意予竊之居三日雞還斧又

自得鄰人愧

志林曰齊斧之齊當為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

齋也

抱朴子曰介象燒斧而立其久不知然

諸葛亮教子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壤刀斧

于餘枚賴賊以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

敗人軍事矣

釋名曰鋸据也其體直所截應徧勺之正也

說文曰鋸槍唐也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

史記曰公孫鞅之事考公也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理

後漢書曰獻帝欲復肉刑孔融議曰雖忠如鬻拳信如楚和智如孫臏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吳志曰孫皓愛妾使人至市賊奪百姓財物司市陳聲繩之以法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鑰在市中處所部司馬多木作有利鋸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鋸截關開門

晉書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常與人書曰彥國崔然鋸鋸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又中興書曰符健荒淫暴虐常露刀張弓椎鉗鋸鑿殺人
之具備置左右

宋書曰後廢帝名昱初在東宮情業好嬉師傅不能禁及嗣位漸自放恣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加以虐刑鉞椎

鑿鋸之徒不離左右

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

亢舉也豐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永竭矣於是乎斨

音斤鋸頤焉繩墨

殺焉椎鑿決焉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尸子曰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

列女傳曰臧文仲為魯使齊齊拘之文仲使人遺公書恐

人得之乃謬其詞臧我羊食我以銅魚公及大夫莫能知

之乃問臧孫母母泣曰吾子拘有水治矣水治梯也臧我羊者

臧善也羊者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銅魚銅魚有文

錡錯者所以治鋸也鋸者所以治木是以知有水治繫於

獄矣

淮南子曰夏屋連房公輸無所措割居月切譬削鋸然猶未

能瞻人中之欲也

世說曰晉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孫皓燒鋸者問賀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二

六

是誰司空未復言元皇曰燒是賀邵司空流涕曰昔者先

臣遭遇無道君創成痛深無以荅上蒼詔元皇慙愧三日

不出

衡山記曰雞頭陝西有石室有人採藥暮宿其中曉見一

鋸在壁上示有形無復貫

椎

說文曰椎繁也齊謂之柂音樛樛音葵斂丁回切千椎斤也

慕文曰柂樛方權椎

崔氏易林曰亡椎失斧公輸無輪

廣雅曰柂樛若臥切榎音頻鏡於業切極音華椎也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讐得刀為鐵椎重一百三十斤擊始

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趙

又曰信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殺之奮兵救戰國策曰始皇遺齊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環君王后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隱以金椎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針逕而託足焉

又曰淮南王長怨辟陽侯之不救其母也袖金椎椎殺辟陽侯

又曰中山靖王勝來朝聞樂而泣曰衆噍漂山聚蚊成雷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三

七

明堂執虎十撓椎
王隱晉書曰梅陶取鐘雅數事說祖納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異之士鈍如椎將我鈍椎上君利錐皆當椎陶椎並稱有神椎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椎解有神椎

吳越春秋曰夫差使力士石番以鐵椎椎殺王孫聖

益州記曰橋市音作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七尺云初橋引機運此椎以擊橋柱本有三今餘此

管子曰一農本有一椎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曰徐以金椎控其顛無傷口中珠
周生列子曰昔伊尹操商枯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鐵范

蠡齋越樵

卷七百六十三終

鑿

釋名曰有鑿穿鑿也

說文曰鑿鑿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三

八

太平御覽第卷七百六十三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